



带孩子读懂“修复”的力量

□ 朱婧

在孩子眼中,博物馆曾是存放古老文物的“神龛”,而在《如何拯救艺术品?》这本由德国专业修复师法比耶娜·梅耶尔和西比勒·乌尔夫创作的绘本里,博物馆摇身一变,成了一所高科技的“急诊医院”,又像一个跨学科的实验室。通过这本书,我们发现修复师这一职业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刻板工匠,他们更像是穿梭于各个学科之间的“时间缝补者”,精心修补着我们的历史记忆。每一件修复好的艺术品,都是过去的一个坐标,它们串联起来,便铺成了通向今天的路。

该书不仅是一本艺术与科普相结合的绘本,更是一份详尽、硬核而又充满温情的职业导航。它向孩子们展现了一种跨界职业的极致魅力: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同时装着化学家的试管、物理学家的光谱仪、历史学家的档案和艺术家的画笔,他会如何工作?

“侦探式”的逻辑思维。进入修复工作站后,该书展现了极高的科学严谨性。它告诉孩子,修复的第一步不是急着“动手”修,而是先“动脑”去看。修复师最常用的穿透时空的“法眼”,是各种各样的“光”:侧光让孩子学会观察器物表面,发现肉眼难以看到的颜料起翘;透射光揭示了纸张内部的纤维和水印——那竟是几百年前的“防伪加密信息”;红外线能穿透色块,看到艺术家的初稿(底稿);紫外线能分辨出不同年代涂刷的清漆……修复师正是借助这些科学手段,一步步还原历史真相——即使是艺术家本人,也可能在创作过程中“说谎”,但科学不会。这种“寻找隐藏信息”的过程,本质上正是对孩子归纳与演绎思维的训练。

修复室里的“秘密武器”。如果说故事是全书的引子,那么作

者对修复师工作场景的还原,则展现了现代跨界职业的极致专业性。在第10至11页的跨页中,修复工作室的全貌被完整揭开;紧接着,第12至13页的跨页里,一场“工具大阅兵”生动呈现:这里有来自医学界的“借力”,孩子们会惊讶地发现,修复师竟然使用手术刀来剥离老化的胶带,用针灸针来加固微小的颜料颗粒,甚至用注射器将特制的黏合剂注入中空的涂层之下;也有精密工业的介入——画面中出现了牙科医生的口腔探针,用于清理极细裂缝中的污垢,还有钟表匠的迷你镊子,用来夹起单根纸张纤维……这些“跨界”工具的展示,向孩子传递了一个重要的职业理念:一个顶尖的专业人才,必须具备跨界整合各行各业智慧的能力。

拯救艺术品是一场集体接力。如果说修复师是艺术品的“主



治医生”,那么博物馆里的其他职业就是维持艺术品生命体征的“重症监护团队”。在绘本的末尾,作者用极具洞察力的笔触,将读者的目光从那一方修复台移开,投向了整座博物馆乃至整个社会。在书中的协作名单里,我们看到了气候工程师盯着温湿度记录仪,确保展厅环境稳定;灯光工程师既要让观众看清展品,又要确保辐射不会伤害脆弱的颜料;昆虫学家如同艺术品的“御林军”,在微观战场上守护着纤维与木质……拯救艺术品绝非孤胆英雄的传说,而是无数平凡岗位上的专业人士,凭借对人类共同记忆的敬畏,共同编织成的一张保护网。

来源:《文艺报》



书架

《诗经里的草木鸟兽鱼虫》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倾情导读,收录《诗经》名物研究大家细井徇196幅珍贵彩绘手稿。锁线裸脊工艺,装帧雅致,值得典藏。跟随古人,跨越遥远的时间,融入山光水色,走近草木鸟兽鱼虫,远离世俗纷扰,感受自然淳朴之美。

《草原上的敬老院》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这是一本会呼吸的书,带你踏入草原深处,聆听关于“如何老去”的生命回响。本书以细腻的人类学之眼和深情之笔,推开一扇敬老院的门,将宏大的家庭结构变迁凝结为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。



文摘

“童眼”客观存在 不然何来儿童文学

□ 杨志军

我的作品与儿童文学结缘从《藏獒》开始。当许多孩子端着书,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,我有点惶恐: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?我并没有为儿童写作的打算。之后我又写了《骆驼》和《海底隧道》,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,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。我突然意识到,也许我有一种幼稚烂漫的天性,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,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,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。我把这种天性的流露表述为通透

性、赤子心和还原力。

通透是历练和磨难的结果,是蓦然回首中的明晰与了然;赤子之心则是无染之心,是思无邪、行无伪的源头;此外还应该还有还原的能力,还原“人之初”初始的情态和童年的意趣,还原无猜于天下的憨、直、真、纯。然而,仔细想想,一个人的行藏作为仅靠天性是不够的,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记,也远远不能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支撑,我在写作中寻找理由,发现正是文学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长的精神滋养,让我对儿童小说有了

情不自禁的迷恋,让我不断去尝试一种干净到极致的表达,然后期待着走进人们的童年。

所以,回到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上来——儿童文学是否需要对生活进行“提纯过滤”,这不是创作者“需要”或“不需要”的问题,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成年创作者的手上。既然是为儿童读者创作,就应该意识到,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接受主体的不同,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。

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

《地图上的红楼梦》

——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

□ 许盘清

《地图上的红楼梦》出版了,甚是欢欣。当年《一张图读懂系列·三国地图》出版后,效果出乎意料,我们便顺势绘制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地图。以后数年,我带领多名学生设计《红楼梦》地图,其难度远超我想象,好似站在棉花堆上,上不知离天多远,下不知离地多高。

但重要的是,地图对于理解《红楼梦》很有帮助。小说故事多发生在数座建筑群,手握地图,就

可以“俯瞰”人物行为,透析人物动机。我们在前人创作的宁、荣二府平面图基础上,绘制了42幅大尺寸《红楼梦》专用地图,还原了大观园的建筑结构,以可视化的方式,帮助读者走进原著奇妙的文学空间。

比如,第三回林黛玉进荣国府,府门前“蹲着两个大石狮子,三间兽头大门”,看布局图,一眼就能认出应是郡王级别的建筑群。黛玉进了荣府,又到了“五间大正

房”,是“房”,不是“殿”,查《钦定大清会典》又可知,宁、荣二府享受的是准郡王级,否则当冠“殿”。

再读第五十三回宁、荣二府祭祖详情,众人到了贾氏宗祠后,但见“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”,“正殿”说明贾氏祖辈的爵位是郡王级别。至此,触类旁通,贾府为什么会如此高规格地接待北静郡王?因他高出贾府半级。一字之别,能写天下奇文者,曹雪芹也!

来源:《人民日报》



书评